

在美国,选举就是有钱人的权力游戏。共和党以及民主党背后都有自己的金主,这些人政客们提供资金支持,而政客们只需要在当选后,制定有利于这些金主继续牟利的政策。选举简直就是一场权钱交易,如今又有一位亿万富翁,为共和党直接捐出16亿美元的巨款。“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16亿美元!美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



图为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和政客应对枪支暴力问题。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 王一同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美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个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金钱政治深入影响美国整个选举、立法和行政过程,系统性扭曲了美国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贫富差距。虽非政客直接收受贿赂,但这种资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蚀,使两党与政府都难逃沦为富有阶层保护伞的宿命,更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相。

“黑金”涌入美国选举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

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上市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笔“黑金”不仅通过股票转让的方式成功规避近4亿美元,更扰乱了美国选举与政治生态,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冰山一角。

美国的政治权力来自资本,也服务于资本。政客表面上依赖民众的支持,实际更依赖于财阀的捐助。在真正的初选之前,竞选人就必须筹集到一定金额的竞选资金,即所谓“金钱初选”。而富豪精英与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对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资金投入,将其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推广个人政治偏好。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

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的本意,应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黑金”涌入美国选举,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在任期间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如此

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

金钱政治由来已久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据统计,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至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此外,美国政客“人则为官,出则为商”的“旋转门”机制,同样体现了金钱政治对美式民主的深入侵蚀。拜登政府高昂的军事预算案与国务卿布林肯、情报局局长海恩斯等决策成员的企业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黑金”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却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种种限制形同虚设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款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公开竞选捐款来源。虽然如此,变革也在缓慢发生。

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害,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款。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款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款。该法规定,在选举中,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

此后,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种种限制形同虚设,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而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更是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使得美国进入“新献金时代”,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公开信息的非营利组织成为资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介,过去十余年,数百万美元甚至数千亿美元的捐款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巴里·塞德此次16亿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时代的“里程碑”,不仅将政治献金的数额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还意味着超级富豪与利益集团将更多“借道”非营利组织,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日本岸田内阁支持率“亮黄灯”

□ 本报记者 苏宁

综合日本多家媒体报道,近一个月以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各主要新闻社的民调结果普遍出现支持率反超支持率现象,甚至出现支持率跌至30%以下的极端民调结果。关于内阁支持率出现急速大幅下跌的原因,日本各大媒体普遍认为与岸田内阁应对“统一教”问题失信于民以及违背多数民意为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有关。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统一教”问题与国葬问题的影响还将持续,预计近期内阁支持率的下跌趋势不会改变。

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

据日本《产经新闻》与日本富士新闻网(FNN)17、18日联合实施的民调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较8月下跌12个百分点至42.3%,不支持率上升9.7个百分点至50%,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另外,日本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全日本新闻网等机构也分别于16至18日开展了民调,结果大致相同,支持率跌至40%上下,而不支持率普遍反超支持率。

日本政界存在被称作“青木法则”的经验论,即内阁支持率与执政党支持率相加之和如果低于60%,内阁就将面临“黄色预警”;而如果低于50%,内阁就将在短期内倒台。针对《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在个人推特上表示,数据令人吃惊,内阁支持率29%,自民党支持率23%,两项相加之和为52%,距倒台的50%只差两个百分点了。

面对支持率下跌的窘境,岸田表示将不因民调结果而患得患失,重要的是努力取得成果;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称将虚心接受民调结果,妥善应对存在问题;总务会长远藤利刚则表示并无迅速挽回的灵丹妙药,要紧是做好手头的工作。然而,危机感已经在自民党内

萌发,“现在正像管内阁末期的状况,如果不阻止支持率下跌,可能重蹈覆辙”,某自民党干部谈到。

在野各党纷纷对岸田内阁展开攻击。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认为,内阁支持率下降体现了国民对首相的评价,国葬没有法律依据,首相对举行国葬的说明不充分,对“统一教”问题调查不彻底;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称,首相在不该决断的国葬问题上进行了决断,在应当决断的“统一教”问题上却不能作出决断;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指出,内阁支持率下跌原因是首相未能有效履职,对物价上涨、经济对策毫无办法。

“统一教”影响持续

岸田内阁应对“统一教”问题失信于民是导致支持率急速大幅下跌的一大原因。为回应民众对自民党议员与“统一教”关系问题的关切,自民党8日公布了“统一教”问题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结果,自民党所属379名国会议员中,有179人与“统一教”有过不同程度的往来。然而,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媒体纷纷批评自民党的调查不全面、不彻底,并且接连曝出漏报、瞒报等问题。进行瞒报的自民党议员不但包括岸田内阁新当选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山际大志郎,还包括岸田的心腹,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有民调显示,对于自民党公布的调查结果,超过八成的日本民众认为“不充分”,并有超过六成的民众认为,应当对安倍晋三与“统一教”的关系开展调查,而岸田内阁以人死无法调查为由一直拒绝就此开展调查。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尚看不到“统一教”问题得以解决的迹象,可以预见今后还将陆续曝出更多自民党议员与“统一教”关联的新证据,如果岸田内阁不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统一教”问题将继续困扰岸田内阁和自民党。

违背民意决定对安倍举行国葬是岸田内阁支持率



图为2021年11月10日,议员在日本东京国会众议院出席会议。
新华社发

下跌的另一大原因。综合日本各大媒体民调结果,超过六成的日本民众反对举行国葬,反对者是赞成者的近两倍。此前,岸田虽然对决定举行国葬的经过、理由以及必要的经费开支等向民众作出了说明,但67.2%的民众认为首相的说明“不能接受”。

临近国葬举行,日本各地出现了反对国葬的抗议活动。21日,宫城县仙台律师协会的约10名律师走上街头以“思想和良心的自由受到威胁”为由反对举行国葬。同日,一名日本男性在首相官邸附近自焚以示反对国葬。此外,据日本《每日新闻》统计,目前至少有12个市町村的地方议会通过了要求取消国葬的决议书或意见书。

为扭转局面出台政策

日本《读卖新闻》分析指出,岸田为扭转被动局面,将重点从外交和经济两方面作出成绩,谋求恢复支持率。

外交方面,岸田曾在安倍内阁担任近5年的外务大臣,外交经验丰富,他将利用9月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以及借举行国葬之机开展“葬礼外交”展现岸田外交特色。

佩洛西访问亚美尼亚不安好心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当地时间12日晚至13日凌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在俄罗斯的协调下,最终双方很快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然而就在此时,“麻烦制造者”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打着“维护外高安全”的幌子到访亚美尼亚,且高调谴责阿塞拜疆“非法打击”,再次挑起事端。

17日一下飞机,佩洛西就公开谴责阿塞拜疆,指出战斗“是由阿塞拜疆人发起的”。佩洛西的言论当即遭到阿塞拜疆反击。阿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佩洛西正在危害该地区的和平,声明说,“佩洛西针对阿塞拜疆毫无根据和不公正的指控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努力的严重打击”。

有分析指出,表面上看,佩洛西的出现似乎给亚美尼亚带来了“声援”与“希望”,但实际上,她怀揣的只是虚伪的算计。

阿塞拜疆国际关系分析中心主席法里德·沙菲耶夫表示,佩洛西正在加州选区争取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的选票,“到访亚美尼亚对她来说是个很好的公关手段,但她伤害的却是域内国家的利益”。

此外,有分析指出,佩洛西借此访问离间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企图也显而易见。

访亚期间,佩洛西就宣称,“亚美尼亚现在对俄罗斯很失望,他们(亚美尼亚)没有得到这种(和俄罗斯结盟)关系的保护,而美国将尽其所能为亚美尼亚提供安全援助”。

对于佩洛西的这种算计,俄罗斯与冲突双方都看得非常清楚。

佩洛西9月19日离开亚美尼亚当天,俄罗斯副总理阿列克谢·奥弗尔丘克率代表团抵达埃里温出席第九届俄罗斯-亚美尼亚区域论坛。他在论坛上表示,俄方坚决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纳卡问题,“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亚阿两国边境去军事化进程,除了和平解决这场冲突,别无其他军事选项。我们还主张通过谈判和深化俄亚经贸关系来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

9月19日,俄总统网站刊登总统普京对俄亚区域论坛的致辞。普京在致辞中特别提到,今年是俄罗斯(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25周年,“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在各领域的建设性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两国

关系已提升到了高水平的同盟关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俄罗斯欢迎旨在化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紧张关系的任何真正努力,但佩洛西此番造访亚美尼亚的行为和言论“真的很不外交,而是别有用心”。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扬稍前已表示,亚方没有推迟举行亚俄区域论坛是因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区域间合作在两国同盟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土耳其广播电视台(TRT)当地时间19日报道,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托普表示,一个国家的议长访问另一个国家是正常活动,但考虑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关系近期处于正常化进程中,此次访问“可能加深危机”。

有国际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对于阿亚边境冲突,各方当务之急是呼吁理性克制,让紧张局势尽快降温,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离间域内国家关系,肆意操弄地缘政治。

环球时评

□ 际文

9月21日,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一周年。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扎实推进全球发展倡议,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重振落实2030年议程的全球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各个领域,指出要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吞噬全球发展成果,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合作动能减弱,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全球将近70个国家的12亿人口面临疫情、粮食、能源、债务危机。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2021年9月21日,中国领导人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以落实2030年议程为中心,以重点领域务实合作项目为引领,加强同联合国对接,重视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作用,致力于加强南南合作、次区域和国家集团的合作协同增效,汇聚用好各方资源,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正当其时,联合国予以明确支持愿与中国就此开展合作,同各国一道推进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共建“一带一路”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它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生动实践,为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

一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支持倡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增加到100多个,在联合国平台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发展到60多个成员。中方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22项推进倡议合作的务实举措,取得了多项早期收获:成立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首批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加入;同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家机构共同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10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47万余人次培训。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倡议提出一年来,有效地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发展问题,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可行路径,搭建了合作平台,汇聚了发展资源,应对了最紧迫的发展挑战。

当前,求和平、谋发展仍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回眸一年来,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应者云集,正在为如期实现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汇聚强大合力,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新希望。

环球观察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